

第二十三屆五虎崗文學獎/小說組佳作-貓頓

瀛苑副刊

一、

下過大雨的夜晚. 空氣裡瀰漫著雨水潮濕的氣味. 我躺在狹窄的單人床上, 沒有留一絲燈光, 準備入睡。

突然間, 我感覺到有什麼東西在我體內流竄。

是一隻毒蛇。我可以明顯的感覺到牠那呈倒三角型的頭部, 以及背上無數細小的鱗片, 蜿蜒前進時, 冰涼的身軀貼著我的血管, 以極快的速度穿梭在我的腹腔內。

我試著想像那是幻覺。但毒蛇像是一道冷冽的水流, 侵襲著縱橫交錯的血紅色通道, 將冰冷的感覺擴散到每一個細枝末節處, 讓我由內而外湧上一股強烈的寒意。然後, 像是要在我體內找到出口似的, 開始不斷地用牠的頭撞擊著我的腹部。我越想忽略牠的存在, 我的心跳就越加激烈, 那撞擊的力道也越來越大, 彷彿不在我肚上開一個洞不會停止。

那感覺難受極了。我跟蹌地走向老舊的木製書桌, 用顫抖的手在一片漆黑中摸索到美工刀, 心裡想, 只要讓蛇從我體內出來就行了吧, 跟著那些糾結的腸子一起流出來也不要緊, 難受的感覺至少會消失吧。

於是我舉起美工刀, 準備往腹部刺去。

「阿拓，幫幫我兒子。」

一個細小卻清的聲音緩住了我的行動。是一個平緩又極具穿透力的低沈男聲。彷彿一道從深海底放射出的光線，在穿越了無數的海流和魚類後，筆直的透進了我的耳朵，直達大腦的聽覺中樞。

剎那間，我體內的那尾毒蛇消失了。那種冰冷的感覺，疼痛的感覺，全都隨著聲音的出現消散到不知名的空間去了。

「阿拓，拜託你，幫幫我兒子。」

細小的聲音又在我耳邊響起。我將美工刀放回書桌，四處尋找聲音的來源。

一片黑暗中，我發現一個彈珠般大小的藍色發光體飄浮在半開的窗邊。我以為是錯覺。但藍色的發光體彷彿察覺我的視線，開始散發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阿拓，是我，是我在叫你。」

這一次，我可以清楚地感覺到細小的聲音源自藍色發光體，不急不徐的口吻，低沈的

嗓音，像一劑鎮定劑，再次緩和了我紊亂的心跳。

我直視著藍色光體，雖然覺得眼前的一切有些詭異，卻沒有任何驚嚇或害怕的感覺。反倒覺得從藍色的光暈之中，透露出一絲無法形容的溫暖。

「阿拓，是我，我是貓頓啊。」藍色的光體說。

貓頓？

啊，對，貓頓。一個好久沒有聽到的名字。有十年了吧。

二、

貓頓這個名字是一個男孩告訴我的。他是我生命裡第一個男孩。我都叫他「兔仔」。

之所以這樣稱他，是因為他有著白?的皮膚，和一雙鬼靈精怪的大眼；笑的時候，會露出兩顆比例過大的門牙，發出像銀鈴般的聲響。躺在我懷裡時，總喜歡蜷著自己體毛稀疏的瘦弱軀體，讓我用手指輕輕梳理他柔軟的黑髮。

再也沒有什麼東西會如此安穩的待在我懷裡了。我常想。

在那段晦暗的高中時光裡，教科書和試卷堆積成一面高牆，遮蔽了生命的其它出口；只有男孩，男孩像一隻白兔，帶著溫暖的光，跳躍在我前方，指引未來的方向。

我們喜歡在午休的時候，一起偷溜上學校的頂樓。除了偶爾有教師會帶學生上來做天文觀測外，頂樓大部份的時候都是一塊無人的寶地。屬於我和兔仔的寶地。我們會在陰影處併肩坐下，有時說些你儂我儂的情話，有時互相愛撫，有時什麼也不做，一起看著遠方翠綠的山巒發呆。

有一天。兔仔跟我說他有一個不為人知的秘密。我要他講。他不肯。非要我發毒誓說不會洩露出去。於是我隨便起了一個洩密者生孩子沒屁眼之類的誓。

兔仔先是露出他可愛的門牙笑了笑，然後輕輕地將頭靠在我肩上，說：「我有一個很親密的好朋友，他叫貓頓。正確來說，應該要唸Mou-Dun。不過他說我可以發音成貓頓也沒關係。貓頓是從另一個空間來的。一個不同於我們所認知的空間。既不是一度空間，也不是二度空間或三度空間。總而言之就是另一個空間。」

「那他是人類嗎？」我插嘴。

「不是，」兔仔用他纖細的手指撥了撥瀏海，說：「他不屬於我們所知道的任何一種生物，但跟人類很像。有著與人類相似的生理結構和行為，也有一些同樣的社會結構和制度。只是在本質上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物。從外表看起來，貓頓像是一個飄浮著

的藍色小光球。大概比彈珠小些。但仔細看的話，就會發現在那藍色的光暈裡還有一個小生物。那才是貓頓的本體。具有頭部和四肢，也有黑色的毛髮。總是穿著像太空衣的白色連身衣褲。」

兔仔停頓了一下，整個人側身躺在我大腿間。

「至於五官，」兔仔繼續說：「有點難形容。大概就是一張很平面的臉吧。有點小的眼睛，圓圓的鼻頭，大小適中的嘴巴，像筭一樣形狀的耳朵——可是組合起來卻完全沒有立體感。說話的時候，臉上也不會有一絲表情。不管他的語調多激昂，或多悲傷，五官就像是被畫定了一樣，不會有任何的變化。」

我點頭。用手掌輕撫兔仔如細竹般的臂膀。

兔仔閉上了眼，然後說：「貓頓的世界很特別。是同性戀社會。男同性戀的社會。他們認為男性與男性間的交合是最原始也最高尚的。女性只是一種用來繁衍後代的附屬品。一切關於女性的情感和慾望都是下流且齷齪的。」兔仔說這段話時，刻意把咬字咬得清楚，聲調分明，就像在參加演講比賽一樣。

「聽起來挺適合我們的。」我說。

「對啊。」兔仔轉過身，用一種很哀傷的表情看著我說：「不過，我們沒辦法去。只有貓頓能來我們的世界，我們不能去他們的世界。連貓頓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沒關係啊。我們在一起就好。」我摸著他的頭說。

兔子笑了。像一朵花綻開般的笑了。然後又露出一種忽然想到什麼的神情，別過頭去，說：「貓頓跟我講，他只會去認識寂寞的人喔。寂—寞—嘖。」兔你刻意延長了寂寞兩個字的尾音。

「那為什麼貓頓沒來找我？」我問。

從有記憶開始，我就一直寂寞著。彷彿我是被寂寞餵養大的孩子。

母親生我時就去世了。父親是個內科手術醫生。我知道父親討厭我，從很小我就知道。我們很少交談。就算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也好像沒有彼此的存在。

久了，也習慣了。

我每天一個人吃飯，一個人上學，一個人回家，一個人睡覺。不知道是哪一天開始，我變得不喜歡說話了。同學們都稱我是「自閉鬼」。無所謂。我依然每天坐在教室的角落，沈默的看著這個世界運行。

直到兔仔出現。用他特有的溫柔，填滿了我的寂寞。

「因為你有我啊。」兔仔回答。

「那貓頓為什麼找你？你也有我啊。」我反問。

「不知道。」兔仔沒有回過頭，以一種很輕柔的聲音說：「總覺得，在未來的某一天，我還是會一個人寂寞著吧。」

我沒有再開口。只是和兔仔看著同一片天空，讓時間和午後的風一樣，無聲無息地流過。

三、

「喔，貓頓啊。」我平淡的語氣連自己都覺得驚訝。

「你比我想像中的還冷靜呢。」貓頓細小的聲音從藍色的光暈中傳出。

我沒答腔，走向床，在床邊坐了下來，用力地吸吐了一口氣。體內那隻黑蛇，竟然真的消失了，一點存在過的感覺也沒有。

「我的時間不多，畢竟我現在處於非法出境的狀態，」貓頓說：「所以我就直接表明來意了。我來這裡，是想請你拯救我的兒子。」

我聽著貓頓的聲音在空氣中流動，感受到一股安定的力量從他低沈的嗓音中流洩出來。

「我想你應該瞭解一些關於我們世界的情況，」貓頓繼續說：「我們是個同性戀的社會，男同性戀的社會。一切與女性有關的情感和慾望都是被我們的世界所鄙棄的。」貓頓說這段話時，特意提高了他的語調，像在宣導什麼政策一樣。

說也奇怪，隨著貓頓的聲音一字一句流入我耳朵的同時，我發現到自己能透視那藍色的光暈，看清楚貓頓的本體。渺小的身軀和四肢，以及，一張很平面的臉。除了平面我想不出別的形容詞。而且是種看了就忘的長相。就像在路上每個與自己擦肩而過的陌生人，不會留下什麼特別的印象。

「不過……」貓頓突然壓低了他的語氣：「我的兒子，卻是個異性戀。」

「他對一個女性有慾望？」我平靜地丟出問句。

「對。在某一天醒來，他突來發現自己渴望佔有一個女性柔軟的身體，是那種想要交合的衝動。我兒子是這麼說的。」雖然貓頓的聲音裡帶著一絲憂傷，但臉部卻像平靜的池水，一點表情的起伏也沒有。

「那對男性呢？」我又問。

「一點感覺也沒有。他說從那天開始，自己才瞭解原來從前對同性間有的期待和渴望，只是一種被教育出來的假象。這種對女性迫切的需求感，才是他潛意識裡最真的自我。」貓頓的語氣中透露出強烈的無力感。

「喔。他似乎很瞭解自己。」我淡淡的說。

「不！他一點也不瞭解！」貓頓突然激動了起來。

「他一點也不瞭解有這樣的慾望是件多可怕的事情。這樣的慾望像是種毒液，它會一點一滴的侵蝕你的內臟和皮膚。等你發現的時候，早已全身潰爛又發臭，受到眾人鄙棄。有這樣慾望的先例，我們世界不是沒有的。不過那些人最後消失了。莫名奇妙的消失了。彷彿是被輸入『Delete』的指令後，就徹底的抹殺掉了。一點氣息也不會留在這世上。」貓頓的口氣中帶著驚恐和害怕，臉部則依舊沒有半點波動。

「聽起來挺糟的。」我躺上床，將雙手交叉擺在腦後，閉上雙眼。

「是啊，所以我才來找你。」我感覺到貓頓的藍色光芒從窗邊飄移至我的臉部上方。

「因為我知道你可能有辦法改變我兒子的慾望。就像你曾經試著改變你對兔仔的慾望一樣。我們可以那樣試試。」

好像有什麼東西從我心底最深處被抽出來了。當貓頓的聲音通過我耳膜時，彷彿有一根掛著鉤的細線，穿進了我身體裡，一寸一寸的將我埋在內心深處的秘密緩緩地抽出。

「時間到了。我會再來。請你一定要幫幫我兒子。」

突然，我聽見「刷」的一聲。我張開眼，不見貓頓的身影。

只有一片漆黑。

四、

貓頓離開後，我沒有一點睡意。

在沒有光線的房間裡，我試著想像自己是一隻白鴿，從湛藍的天空俯瞰在學校頂樓的我和兔仔。我抱著兔仔，臉上掛著一抹微笑。而兔仔的身影卻逐漸變淡，像是被人設定了淡出的效果一樣，一點一滴的，化做一片空白。

兔仔消失了。從我的生命裡徹底消失了。

高三開學的第一天，我和兔仔的親密關係傳開了。

「你兒子在頂樓和另一個男同學進行不正常的猥褻行為。」巡樓的教官這麼對我父親說。

他沒有說一句話，沈默地聽完眾師長對我的批判後，幫我請了一個月的病假。

進家門的那一刻，他狠狠地一拳把我揍倒在地上，然後開始不停的對我咒罵。他說他早該在我生下來的時候，就用手術刀把我切成碎肉餵野狗。又說我害死我媽就算了，還搞這種見不得人的齷齪事。我無所謂，任憑他如何打罵我都不在乎。我只在乎我的兔仔，會不會受到什麼責難。

離開學校的第三天，我接到一通電話，是一個跟兔仔很要好的女生打來的。

她說兔仔死了。在家裡上吊死了。

我不信，搭了公車就往兔仔家裡去。站在兔仔家的大門口，我看見內廳裡兔仔那張黑白的照片，無聲無息的對我笑著。彷彿他在我懷裡時，那樣安心的笑著。

那天，下起了大雨。我佇立在滂沱的雨中，直到自己再也看不清楚兔仔的笑臉，沒了知覺。

醒來時，我躺在父親服務的醫院。

「我幫你安排了治療。一個禮拜兩次，從明天開始。」父親站在半掩的玻璃窗邊，緩緩地說。

我沈默，看著窗外一片漆黑的夜空，然後點了點頭。

我開始接受所謂的同性戀治療。

在狹小的房間裡，一個臃腫的男醫師與我診療。他不斷地告訴我，同性戀是種違反自然法則的存在。他說，只有異性戀之間的交合，才合乎自然界生存的定律。然後，我必須戴上一些精密的科學儀器，觀看幾部男人與男人性交的影片。當我對影片的內容有生理反應時，就會感受到那些儀器裡釋放出的電流所來帶來的刺痛。

「你要記得這種痛的感覺。」男醫生說。

隨後又開始播放男人與女人交媾的影片。影片中男人所有的肢體和器官，都被打上了馬賽克，只有女人的臉部、胸部和性器不斷被做放大的特寫。醫生一面播放，一面在小房間內噴灑一種帶著麝香氣味的香水。味道很淡，但吸進身體後，會感覺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舒坦，在我的下腹間慢慢延展開來。隨著影片的進行，那股舒坦慢慢轉化為一種炙熱，燃燒著我腹裡所有的器官，然後逐漸往下沈，沈至我的陰部，我就勃起了。

「很好，你已經有初步的起色了。」醫生看著我膨脹的下體，露出驕傲的神情。

接下來的日子，我就輪迴在這樣治療的流程裡。電擊，看女人性器的特寫；然後又電擊，看女人性器的特寫。

終於在三個月之後，那個臃腫的男醫生笑著對我爸說：「可以了，你兒子恢復成正常的男人了。」

離開醫院的那晚，我在新公園的廁所和一個中年男子性交。

五、

貓頓離開後的第四個小時，我仍然沒有睡意。我抬頭看了一眼床頭的鬧鐘，螢光色的指針指向三點整。

雨突然落了下來。就像預謀許久的攻堅行動一樣，雨水瞬間從夜空中傾巢而出，毫不留情地重擊著我的鐵皮屋頂。

隨著雨的落下，我感覺到體內那尾黑蛇再度開始蠢動。先是抬起牠的頭部，然後緩緩地、輕輕地透進我的胃壁，順著我的大腸，一溜煙地滑進小腸，最後到達我的陰莖上方，伸出牠冰冷溼滑的舌信，不停地騷著我皮膚最敏感處。

剛開始我覺得癢，後來從蛇信的尖端竟傳來一股炙熱，迅速地蔓延至我的每一條血管和神經。

我像著火似的，全身發燙。

我突然想起青春期性慾剛萌生的那個晚上，自己看著電腦螢幕上赤裸的男體，感到一

股燥熱，如漫天野火般席捲全身。我下意識地用手開始撫摸自己的陰莖。一種愉悅又罪惡的快感，伴隨著劇烈的心跳，化作一條看不見的絲線，引領我進入思緒的空白狀態。

對，就是性慾了。

我褪去綿質的四角褲，用發燙的發手握住陰莖，猛烈的抽動著。

高潮的瞬間，那股灼熱感消失，隨即而來的，是冰涼的寂寞瀰漫在潮濕的空氣中。

雨停了。不知道為什麼，我忽然有種想逃到遠方的衝動。

我披上輕薄的外套，走出家門，快速地通過寂靜的中庭，推開社區厚重的鐵門，來到大馬路上。

深夜時刻，路上幾乎沒有車輛行駛。只有並排的路燈，照亮著孤單的街道。

我沿著通往市中心的紅磚路緩緩地走。經過公園時，一股尿意忽然湧上。於是我踏進公廁，卻聽見兩個沈重的男性喘息聲從最裡側的隔間流洩出。

我很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失去兔仔後，我也一直流連在那狹窄的隔間中。在公園，在百貨公司，或者大賣場的地下停車室，我和陌生的男人們互相搓揉著彼此的軀體，沒有交談，也沒有親吻和擁抱，只是像野獸一樣，猛烈地抽插著，宣洩被壓抑的性慾。

我極安靜地小解完，緩步走向門口的洗手臺，卻不小心讓運動鞋和平滑的磁磚地板摩擦出尖銳的聲響。

沈重的喘息聲瞬間停止。我像犯了罪似的，匆匆洗了手，離開現場。

我坐在公園裡的木頭製椅上，抬頭看著夜空。遠方的天空傳來隆隆的聲響，一架飛機正緩緩下降。

我想起那一年我和兔仔盛夏的冒險。

兩個不是旅客的旅客，穿梭在機場的每一個角落。在第一航廈通往第二航廈的狹窄彎道裡，我偷偷牽起兔仔的手，牽起他纖細的手，沒有別人的眼光，只有來自他手心裡的溫暖，緊緊的。

我們坐在第二航廈的大廳，看著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在這裡停留，然後又飛向不同的角落。兔仔說，總有一天，他要帶著我飛離這個地方。我說，好啊。然後我們花了整個下午的時間，編織著一個關於遠方國度的夢。一個充滿著幸福可能的夢。

然而我們誰也沒到達那個遠方。

我閉上眼，聽著另一架飛機起飛航向不知名的遠方。

六、

接連的幾個夜晚，貓頓都來找我。

不過我刻意不談他兒子的事情，提出一些關於他們世界的疑問，來耗費貓頓能停留在人類世界的時間。而貓頓總是會鉅細靡遺地回答我；即使他兒子的事情是那麼迫切地需要解決，但只要我一開新的話題，他就會不自由自主地與我討論起來。

全是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像是討論兩個世界的文學差異性，或是他們世界的宇宙觀，甚至是做愛的方式等等。

雖然大部分的時候都是我在發問，但貓頓偶爾也會提出一些奇妙的問題。

有一次他問我心跳和高潮的共通性在哪。

我思考了一會兒，這樣回答：「大概就是兩者都有停止的時候吧。如果沒有意外，我們的心跳應該會伴隨著每一次的高潮存在。只是相較起來，心跳像地球環繞太陽的週期一樣恆定長久，而高潮只是國慶日放煙火般絢爛一瞬間。還有，在規律的心跳和每一次高潮之間，我們的腦中大多一片空白。」

貓頓思考了我的回答有十分鐘之久。而我很清楚，那與他兒子的問題一點關聯也沒有。

終於，到了第四個晚上，貓頓省略所有問候語，嚴肅地對我說：「阿拓，我兒子的事不能再拖。已經有其他人知道這件事了。請你幫幫我。」

我故意保持沈默。

「我知道那不是段美好的回憶，」貓頓繼續說：「但或許我們真的能從那黑暗的記憶裡，找到救贖我兒子的方法。」

「救贖？你兒子有這麼拜託你嗎？」我平淡地問。

「沒有。但你知道的，如果我不這麼做，他很可能會莫名其妙的消失在空氣中。就像兔仔那樣，永遠的從你的生命中被刪除。」貓頓緩緩地說。

我聽著貓頓平穩的口氣，感到一股怒意上升。

「沒有用的，」我壓抑住自己的情緒，用一種更平靜的口吻說：「不管電擊多少次，看異性戀性交的影片多少次，那潛藏在我體內的根，仍會不斷地長出茂盛的枝葉，遮蔽住他們想要透入的光線。你兒子身體裡的根也一樣。」

「那麼，你為什麼曾經試著去改變自己的本質呢？是為了兔仔嗎？還是為了自己？無論是為了誰，現在的你看起來，還是一樣矛盾、一樣混亂啊。」貓頓用一種像是在審問的口氣說。

我討厭他丟出這一連串的問題。每一個問題都像迫擊砲般打在我的腦袋上，使我感到陣陣強烈的暈眩。

「那不關你的事！」我不想再壓抑自己的怒氣，對著貓頓大吼。怒吼聲如一道悶雷，打破了夜的寂靜，迴盪在狹小的房間裡。

「你想救贖你的兒子就去吧！用電擊或用什麼都好！如果他無法走向你要的世界，你最好親手毀滅他！這樣你就不用擔心他會在黑夜中莫名地消失——因為他是在你眼前

清清楚楚地被抹殺掉！」

我無法抑制自己不斷湧出的怒意，竭盡全身力氣嘶吼出這段話，感到腦中一片空白。

接下來是一段靜謐。彷彿置身宇宙中的靜謐。我和貓頓對視著彼此，誰也沒再出聲。

隨後，貓頓就消失了。「刷」一聲，瞬間從我眼前消失。

我像癱瘓似的，倒向床鋪。床頭的石英鬧鐘發出規律的聲響，滴答滴答，敲入我空白的思緒裡。一片黑暗中，我看見兔仔坐在床邊。他挺著單薄的身子，纖細的雙手平擺在大腿上，原本白?的面容，現在有種說不出的慘淡。我想起身抱住他，全身卻像凍結一般無法動彈，只能一遍又一遍在心裡大喊兔仔的名字。

兔仔對著我露出一抹很淺的微笑，我知道那微笑裡藏著些什麼，我想問，卻說不出聲，只能看著兔仔蒼白的身影，慢慢在我眼前淡去。

忽然，倦意侵佔了我的意識。

七、

我睡著了。睡眠中，我做了一個夢。夢裡的兔仔和我在一片遼闊的草原上奔跑。兔仔越跑越快，越跑越快，從背後長出一雙翅膀，化作一隻白鴿，飛向無邊無際的藍天。

我清醒時，陽光正悄悄地爬進玻璃窗，攤在老舊的木製書桌上，空氣裡嗅不到一絲雨水的氣味，乾爽又溫暖的感覺在整個房間裡蔓延開來。

有一種睡了很久的感覺。雖然不確定到底睡了多久，有可能是一小時兩小時，或是一天兩天，總之，我沒去看鬧鐘顯示的時間，只是在心裡頭想著；有時候忽略掉時間的存在感也不錯吧。

一張寫了字的白色紙條擺在我枕邊。

「我和我兒子決定一起潛逃到另一個空間。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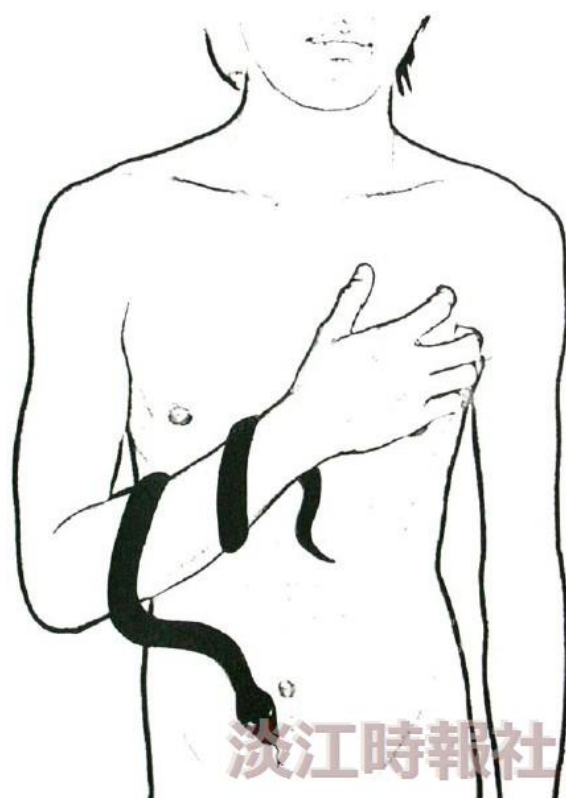
每個字都閃著藍色的光芒。我可以清楚的感覺到那一筆一畫中透露出一種平和又堅定的力量。

不會再有和貓頓見面的機會了吧，我這麼想。就像我現在可以清楚的知道，那尾毒蛇再也不會出現在我體內的確定感一樣。

我推開窗，看著城市從沈睡中甦醒。

遠方的天空，一架飛機緩緩飛向不知名的遠方。

2010/09/27



第二十三屆五虎崗文學獎/小說組佳作-貓頓
圖/慶宣